

雪山草地长征路



图为天宝同志

天宝,又名木尔加·桑吉悦希,1917年3月出生于四川“四土”地区[“四土”地区指封建王朝册封土司制度的嘉绒地区梭磨宣慰司、卓克基长官司、松岗长官司和党坝长官司四个土司地区,位于今马尔康市]党坝土司所属的石果坝村一个贫苦藏族农民家庭。命运似乎从一开始就对这个家庭格外残酷,父母早早离世,家境十分贫寒,桑吉悦希和两个弟弟受尽旧社会的折磨和苦难。大弟长期流落异乡,以乞讨为生,二弟被人拐卖到草地当了奴隶。按照当地习俗,作为长子的桑吉悦希,当时在灌县(今都江堰)读了3年私塾后,年仅8岁时被送进党坝色德基寺庙当扎巴(即小和尚)。寺庙里的日子单调而清苦,桑吉悦希每天除了学念经、学藏文,就是清扫庭院、背水打柴。

时光悄然流逝,到了1935年春天,被禁锢得像铁桶一样的“四土”地区,传来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消息,这真是破天荒的喜讯。可是,在此之前,国民党政府和土司头人散发了大量谣言,一时间闹得人心惶惶,不但土司头人到山上躲避,连普通老百姓也跟着逃到山里。桑吉悦希所在的寺院,僧众也吓得躲藏起来。

红军进入“四土”地区不久,藏族乡亲发现这支汉人队伍纪律严明,秋毫无犯,不进寺院,不住民房,又和蔼可亲,虽然语言不通,也总是笑眯眯地打着手势与他们交流。渐渐有些胆大的人下了山,也知道了红军是穷人的队伍,专打国民党军队,是为穷苦百姓打天下的。他们宣扬和实施的民族团结平等政策和宗教信

天宝当红军

桑吉悦希任党代表。他和金世柏等人率领这支部队随红四方面军主力再次穿越雪山草地。这支队伍的行动根据任务的不同而灵活多变,时而走在前面为大部队开路,时而断后阻击追兵,时而护送伤病员,时而收容排队人员。同时,桑吉悦希遵照上级指示,还挑选出一批政治思想好、身强力壮、熟悉地形的藏族战士当翻译、做向导。到达甘肃省的岷州后,撤销了“番族人民自卫军”的建制,所有人员编入了其他部队继续北上。

1936年10月,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党中央十分重视民族工作,注意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在定边县创办中共中央党校,专门设立了少数民族学员班。因桑吉悦希有一定文化基础,被任命为班长,全班共有藏、彝、羌、回、蒙古等民族学员20名。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张闻天等中央领导同志每周轮流到中央党校讲课。

一次,毛泽东同少数民族学员座谈时,问学员叫什么名字,是哪里人?当问到桑吉悦希时,学校领导介绍桑吉悦希是民族学员班班长。毛泽东称赞:“了不起,叫什么名字?”

“桑吉悦希”。

在得到回答后,毛泽东又问:“桑吉悦希,在藏语中是什么意思?”

桑吉悦希解释说:“‘桑吉’是佛祖的意思,‘悦希’是宝贝的意思,是活佛取的名字”。

毛泽东听后笑道:“你们都是我们党和红军的宝贵财富,是佛祖赐给我们红军的宝贝。长征时经过你们家乡,你们家乡物华天宝和‘悦希’差不多,我看你就叫‘天宝’吧。”大家鼓起掌来。从此,桑吉悦希就成了“天宝”,天宝当红军的故事从此也流传开来。

(来源:州委党史研究室)



一餐一饭里的和平

——评电影《欢迎来龙餐馆》

■李全伟

八月的一个周末,我走进电影院。看着喜庆的海报,起初以为这会是一部沈腾式喜剧,没料到,《欢迎来龙餐馆》是这样一部生猛而悲怆的反战电影。作为文牧野继《我不是药神》《奇迹·笨小孩》之后的第三部长片,影片上映8天票房突破10亿元,后续攀升至11亿元,豆瓣评分也由8.4上涨到8.6。镜头没有过多聚焦沙场,而是对准一方厨房,在硝烟与炊烟的交织之中,让观众读懂“好好吃饭”四个字沉甸甸的分量。

故事始于一场入境调查:时隔二十余年,徐福重返中东某国,因“曾涉嫌恐怖袭击”遭到拦截,一段尘封往事缓缓铺展开来。2002年,为偿还债务,东北厨师徐福(沈腾饰)远赴异国,在华人开设的“龙餐馆”掌勺。地道的中国味道,吸引着不同国籍、不同信仰的食客。可战争猝然降临,炮火撕碎市井安宁,徐福与餐馆经理马俊生(蒋奇明饰),也被卷入残酷的命运漩涡。

影片动人的力量,藏在“好好吃饭”这个朴素命题与生死抉择的碰撞之间。徐福并非传统叙事里的英雄,他渴望安稳,也看重钱财,絮絮叨叨,活像一位东北邻家的普通人。他对厨艺有着一份执拗,拒绝迎合市场的美式改良“调和菜”,坚持守住地道的“中国味”。战争爆发,他被美军投入监狱,被迫烹制的,恰恰是自己从前不屑一顾的左宗荣鸡——裹着酸甜酱汁的炸鸡块,一道典型的美式改良中餐。电影让我们知道,战争并不是凭空产生英雄的,它只是逼迫着普通人们学会了妥协和改变。有三道菜,分别是象征手艺初衷的龙抬头,以及屈辱的情况下做出来的那只左宗荣鸡,还有在乱世之中拯救民众的徐福的烩饭,它们完完全全地见证着徐福三次的蜕变。从靠着手艺来谋生计,到靠

着做饭来维持生命,再到用那么一碗热乎乎的饭来守护在战火之中的孩子。

电影里的马俊生是整个片子里最懂得怎样生活的一个人。他懂得多种语言,做事十分小心,周旋在各种势力的中间。他的最大愿望是非常简单的:努力地挣钱,与孤儿院的老师丽娜建立属于他的小家庭。可是战争,打碎了这种朴素的梦想。平时处处计较、胆小怕事的这个男人,在危难的时候却出现了。在马俊生去世的片段中蒋奇明演绎非常具有冲击力。临死前那句“没糊弄过去”,道尽小人物身处乱世的无奈、倔强与深情。最贫贱活着的人,最终选择赴死,恰恰揭开战争最残忍的真相:它逼迫最惜命的人,去做出最不要命的抉择。

贯穿全片还有少年赛夫这条线索。作为战争孤儿,他曾被美军轻蔑标签化,在杀戮与冲突中长大,锋芒与凶狠,不过是自我保护的铠甲。每当赛夫伸手触碰武器,徐福与马俊生都会把他拉回灶台。最终,他选择了铁锅,而不是枪。二十多年之后,徐福重回龙餐馆,看见赛夫颠勺的背影,阳光洒满屋子。一个孩子,完成了完整的成长弧光。灶台烟火生生不息,这,便是和平该有的模样。

影片构思精妙之处,在于战火与炉火的对照。导演用蒙太奇,将炮火的焰火与厨房的烟火交织:一边是炮弹摧垮山峦,一边是铁锅之中热油翻滚。餐馆外面战火纷飞,餐馆之内烈火烹油。饭菜越是珍贵,战争就越是荒诞。“龙餐馆只有和平和美食”,一句朴素台词,道出全人类远离战乱、安享安宁的共同渴求。不同于好莱坞战争片惯用的英雄叙事,影片以外来旁观者的平视视角,记录战争碾碎普通人生活的全过程,没有非黑即白的对抗,也没有站在道德高地进行说教。



图片来源于网络

片尾那碗徐福烩饭,是全员情感的高潮。徐福带着二十多个孩子逃至边境大树之下,手边只有一堆边角食材:米饭、菜叶、碎肉,再调入一勺蜂蜜。食材简陋朴素,却给予孩子们最珍贵的安全感。蜂蜜在热饭里缓缓融化,孩子们围坐进食。这不仅仅是一餐食物,更是乱世之中,那一点点像样的人间日子。当年徐福自嘲“上不了台面”的烩饭,多年之后被正式写进龙餐馆菜单。这道菜盛满善意,藏着最朴素的幸福观与人生观。

文牧野在采访中说过,那些饱受战火摧残的孩子,他们的面孔与经历深深刺痛了自己。他母亲讲过一句话:“人生最重要的事不过两件,好好吃饭,好好养孩子。”这份共情早已超越影像。灶台前面的坚守,何尝不是和现实里千千万万普通人守护平凡日子形成跨时空的共鸣?炊烟不绝,日子才得以延续;炉火不灭,和平才得以守护。世间最好的光景,不过一日三餐的寻常烟火。《欢迎来龙餐馆》用一餐一饭告诉我们:和平从不是宏大空洞的口号,它就藏在每一个人安稳端起饭碗的瞬间。

书评



■魏益君 文/图

在钢筋混凝土构筑的现代都市里我们似乎习惯了被标准化商品包裹的便捷生活,却渐渐遗忘了那些沾着泥土、带着体温的市井日常。人类学家钟淑如的新作《中国菜市场》,恰如一把钥匙,重新打开了那扇通往“附近”的大门。她以十年田野调查的深厚功力,将菜市场从单纯的食材交易场所,还原为观察中国社会韧性、与城市生活未来的鲜活样本,让我们在人间烟火中,重新看见那些被效率至上主义遮蔽的生活本真。

这部著作是钟淑如遍访全国五十余座城市、两百余个菜市场的心血结晶。书中回溯了菜市场从自发集市到市场化浪潮的完整发展轨迹,揭示了其在“超市革命”预言下依然存续的中国谜题。作者以“关系主义”的独特视角,剥开菜市场丰富的内在肌理,褪去商贩简单的谋生标签,描摹出真实立体的江湖图景:摊主之间既是竞争对手也会彼此帮扶,不同地域的从业者依托地缘构建起独特的信任网络。书中深入探讨了菜市场背后的供应链、食物消费文化与城市公共管理等议题,指出菜市场不仅是食物交易的场所,更连接着中国城市的历史与当下、地方与全球、个体与社区。面对城市更新与电商冲击,书中冷静剖析了硬件翻新、网红化与社区化三种转型路径的利弊,强调唯有深耕周边居民需求的社区化转型,才能维系市场与社区长久共生的关系。这部著作挖掘了中国菜市场本身的韧性和活力,为理解中国社会的流动与变迁提供了鲜活的样本。

读罢《中国菜市场》,那些混合着鱼腥、肉香、泥土和青菜味道的记忆仿佛穿透纸背,扑面而来。钟淑如笔下的菜市场,不再是一个冰冷的学术研究对象,而是一段段鲜活的人生际遇。这种从田野调查到人文关怀的自然过渡,让整本书既有严谨的理性审视,又不失动人的世俗温度,读来令人深感共鸣。

感触之一:在“附近”的重建中找回生活的锚点。书中提到的“附近的消失”与“重建”,是我读后最深刻的感触之一。在现代都市生活中,我们习惯了用算法推荐代替主动探索,用外卖软件代替亲自挑选,生活被切割成一个个孤立的片段,我们与周遭环境的联系变得稀薄而脆弱。菜市场,恰恰是重建“附近”的最佳场域。在这里,我们不再是被动接受加工好的成品食物,而是亲眼看见食材原本的模样,亲手触摸带着露水的青菜,亲耳听到摊主介绍今天的鱼是如何捕捞的。这种具身性的体验,让我们重新建立起与自然、食物以及身边人的亲密联结。正如书中所言,菜市场提供了珍贵的缓冲地带,让我们在快节奏的生活中得以喘息,在人与人的真实交往中找回生活的锚点。

感触之二:在摊贩的江湖里看见生命的韧性。《中国菜市场》最打动我的,是对摊贩群体真实而立体的描摹。他们不是面目模糊的“商贩”,而是一个个有血有肉、有故事、有挣扎的普通人。书中提到,很多摊贩坚持下去的理由是“自由”,哪怕每天工作超过14小时,哪怕要面对各种意外打击,只要能主导自己的工作节奏,他们就能忍受。这种在困境中依然保持尊严与希望的生命韧性,让我深受触动。他们用自己的双手,串联起从田间到餐桌的整条链路,让菜市场得以持续提供源源不断的时令物产。他们的故事,是中国社会底层生命力的缩影,提醒我们在关注宏大叙事的同时,不要忘记这些支撑起城市日常运转的普通人。

感触之三:在时代的变迁中守护生活的本真。面对城市更新、租金上涨、年轻消费群体习惯转变等挑战,传统菜市场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书中对“网红化”改造的冷静剖析,让我看到了守护生活本真的重要性。单纯追求整洁标准化或流量效应,往往会挤压普通摊贩的生存空间,慢慢脱离服务居民的初衷。而向社区化转型,深耕周边居民需求,才能维系市场与社区长久共生的关系。这启示我们,在追求现代化与效率的同时,不能丢掉那些承载着集体记忆与情感价值的“慢生活”空间。菜市场所代表的,是一种慢节奏、充满人情味的的生活方式,它承载着我们对“好好吃饭”的朴素追求,对“亲密关系”的深切渴望。守护菜市场,就是守护我们生活中那些无法被标准化、无法被替代的本真滋味。

《中国菜市场》不仅是一本书,更是一面镜子,映出我们在时代洪流中的迷失与追寻。它提醒我们,无论科技如何进步,生活如何便捷,那些藏在市井深处的鲜活脉动,那些人与人之间最质朴的联结,永远是我们抵御孤独、确认自我存在的重要力量。愿我们都能在喧嚣的都市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个“菜市场”,在人间烟火中,看见生活的韧性与未来。

菜场江湖里的中国式温情
——读钟淑如《中国菜市场》有感